



她从聊斋来



蔡小容 著

# 她从聊斋来



蔡小容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她从聊斋来 / 蔡小容著. — 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5.11  
ISBN 978-7-5649-2085-2

I. ①她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5 ) 第 182638 号

她从聊斋来

著 者 蔡小容  
责任编辑 谭 笑  
封面设计 周伟伟

---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 (营销部) 网址: [www.hupress.com](http://www.hupress.com)
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167千字

定 价 5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她从聊斋来

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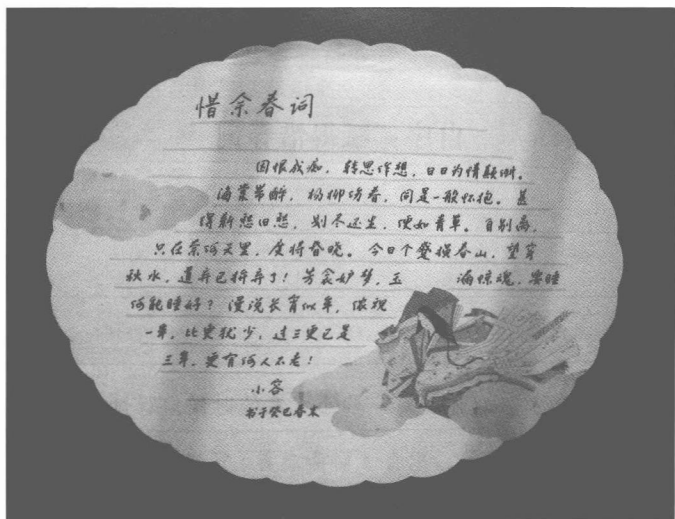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自序：赋得惜春词

十多年前，我还在写一些小文章的时候，写过一篇《惜余春词》。词是这首，出自《聊斋志异·宦娘》：

因恨成痴，转思作想，日日为情颠倒。海棠带醉，杨柳伤春，同是一般怀抱。甚得新愁旧愁，划尽还生，便如青草。自别离，只在奈何天里，度将昏晓。今日个蹙损春山，望穿秋水，道弃已拼弃了！芳衾妒梦，玉漏惊魂，要睡何能睡好？漫说长宵似年，依视一年，比更犹少：过三更已是三年，更有何人不老！

我是十一二岁时读到它的。官宦人家的女儿良工，在庭园里捡到一幅旧笺，上面写着这首《惜余春词》。她吟咏再三，十分喜爱，就用锦笺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遍。抄罢，置于案头，却不见了。先前曾来求亲未准的书生温如春，有



作者手抄《惜余春词》。

一天正在花畦边发呆，风吹来了这首词。他反复披读，不知它从哪里来，是谁写的。题目中有个“春”字，是写给他的吗？他感到疑惑。

这首词，我也爱极。默读成诵，多年来它一直在我心里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我也像良工一样，用我收藏的精致信笺纸，把它抄了一遍。我写它，写什么呢？不足千字的一篇短文，不过是赏析、抒怀。那些年我很爱写东西，可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才对，并且总担心自己写不下去。

从前我读的是《白话聊斋》，那种深蓝色封面的“刘刊本”，上下两册，它的一纸风行在80年代初。译成白话

文,《聊斋》故事孩子都能看懂意思,先囫囵吞了,有些不懂的地方,由孩子去调动他的想象力,还别有效果。我记得少儿不宜的《金瓶梅》中有个细节,夜里,金妻的相好来了,“两人正在缠绵”,什么叫“缠绵”?我以为是缠毛线团那样的活计,两人一个牵线,一个绕线团,配合默契,情意绵绵。造成我这种想象的除了日常生活所见,还有《梅女》的另一个细节:梅女与封云亭长夜无事,就对坐挑线绷玩儿。那是我们也会玩的游戏:一根线绳,打个结,成一个圈,两只手掌撑开它,靠着不同手指的勾和挑,架出层层交错的立体造型,呈给另一个人,他再用手指翻挑到他的手上,变成另一种花样。这两篇《聊斋》小说给我这样一个概念:一对男女两相亲爱,他俩在绸缪的夜里要么就绕线团,“缠一种绵”;要么就挑线绷,进行一种灵巧而益智的文体活动。——莞尔,幼年时期的荒谬想象,是可贵的,因为长大以后只剩下常规思维了。

少时我与《聊斋》盘桓了两三年,除了家中的“刘刊本”,其他渐次出现的选本也都找来看,还有连环画之类,凡有新读到的篇目,我就抄在“刘刊本”的目录旁边。渐渐看得差不多,也就搁下了。这个“差不多”,其实还差太多,实际上是初识中国语文的人用《聊斋》做了阅读材料,深入的理解还留待以后。有些书读早了,希望不会反而导致错

过——比如把《西游记》当作儿童读物打发了——希望它如一粒种子，早早播下，等待日后的生发。

二十岁，我开始写文章，同时开始逐步扩展的文学阅读。在我若干年的阅读书单中，并没有《聊斋志异》。我以为我看过了，而距离真正地读它还有数年的路程。它在那里等我，也可以说从未离开我，因为它早早就陪我一起长大了。就如陪我一起长大的小人书一样，我为它们写了一本《小麦的小人书》，又名《浮生旧梦说连环》。

四十岁那年，有位素未谋面的朋友，在给我的书评里写了这么一句：“我想，蔡小容或可写本关于《聊斋志异》的小书，那会比《小麦的小人书》更好看。”一语点醒，我还没想到呢，一听也觉得非常合适。就像演员碰上合适的角色不易，写作者找到合适的题材也不易。有的书像我，气息谐合。那些旧街陋巷里来的小人书是我的，《聊斋》也有些像我，应该说我像它吧，然而已经有太多的人写它了，我凭什么把它写成一本我的书呢？

不是说写就能写，还得等。等我做好准备，等到一切的内因外因都凑齐。

2013年，一个因由启动了。广州有家《新快报》，从年初开始连载《小麦的小人书》，每周一期，每期一整版，在他们的“大道·文化副刊”上。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报纸

已经出刊若干期了，《小麦的小人书》自问世以来，各方反应不少，但如此大规模的介绍还是第一次。到三月份，报纸编辑来联系我，我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写《聊斋》，于是，在“小人书”之后，继之以“聊斋”，版式相似，同而不同，自然而然。他们还策划了一个访谈，评介作者及文章：“这或许是你不可错过的专栏。我们不想做一个常规化专栏：用流行话题，找大红写手，写热门文章。我们要的，正好是她那一点‘芜荑’式的气味……世界上总需要有一个角落，保住这些有价值的书写。”

微渺不合众的我，上哪儿找这个机缘，无端得到千里之外的一家报纸如此隆重的赏识。写吧！我正想写。刚开始写这个系列的时候，灵感真如泉水，这一篇还在写，下几篇已在往外冒，汨汨而出，简直有热气，是活的！《胭脂》、《阿宝》、《娇娜》、《画皮》、《王者》、《葛巾》……它们沿着我心情的走向，一路逶迤，而蒲松龄是如此地要一奉十，我需要的，他都有。除了蒲松龄，其他我在四十年人生路上因缘际会遭逢的一切，也都纷披而来，汇聚一处，奔腾，涌流……

写《宦娘》，必然要写到《惜余春词》，这一段就直接从我2001年的那篇旧文中移植而来：

这首词是放荡的吗？我却只觉得美。好一句“日

日为情颠倒”，好一句“道弃已拼弃了”，难为“她”这么大胆，它的琅妙的音韵：ao 字韵有种不顾一切的纵情、放任、拼却与决绝——倒、抱、草、晓、了、好、少、老！真是艳，抵死缠绵，一厢自顾沉迷在有情天里。

几乎一字未易。由此我看到了这十多年间我走过的文字旅程：从前，我的文字不乏珠玉，但其格局的小、器量的窄，使得那些文章只像一片一片的琉璃瓦，没能盖成一座华厦。它们散佚了，我也不可惜。经过了十多年历练，我有了构筑屋厦的能力。从前我只能写《惜余春词》这样的小篇什，如今，整本的《聊斋志异》都能为我所用，任取所需。

而我写的这一整本说《聊斋》的书，其主旨可能仍是从前写《惜余春词》之表意的扩展：

……我倒真想把它送给什么人，但却无人可送。这张纸是一片难寄的情怀。它的对象应是并非朝暮相对的、因有越不过的阻力而时时充满离愁别恨的、惆怅的……总之，要得不到和不可能，此情怀方可盛装。就算有这样一个人，还得要他能懂，否则也是明珠暗投。我想现在没有什么人能当得起这样一

首词。它只能给一个虚拟的对象——就连良工抄它的时候，也并没有想到要给温如春呢。女人的情怀，说到底还是独自咂摸滋味罢了。

《聊斋志异·宦娘》中的那首《惜余春词》，当然是蒲松龄写的。他就从他自己的诗词中拿来这首，用在小说里，托言是宦娘所写。蒲氏一生中写了许多诗词，据学者考证，其中多首都与他暗恋的一位女子有关，那女子姓甚名谁，身份生平，都很确凿。而同样确凿的事实是，蒲松龄是一位乡间穷塾师，他守着他的糟糠之妻过了数十年，他把他的生活和爱情分得很清。那么，他暗恋的女子，与她本人无关地存在于他的想象中，并进入他的小说，化身为他笔下的百媚千娇，既磊磊落落，又杳杳漠漠。

爱情本是可望不可即的。一旦接近或得到，它就变了，具体替换了抽象，阻断了想象，故尔，暗恋可能是爱情的最佳形式。因为无法实现或无意实现，它使人的情怀得到了完整的保全。或许，爱情就只是一种情怀而已？

情怀难寄，不知向谁说。向谁说都是不对的，最好是向着虚空说。如古代一位寂寞的宫女，在给边关兵士缝制的棉衣里藏进一首自己写的诗：“……战袍经手作，知落阿谁边？蓄意多添线，含情更著绵……”也如齐豫在英文歌里唱

的：“Whoever finds this, I love you...”——谁捡到这张纸条，我爱你。诗与纸条，她们都不知会落到谁手中，正因为不知，才是正中下怀、不须避忌的虚空。不是为了谁，只为了自己的情怀，万种风情无地着，需要说，需要写。

那就写吧。写文章能使自己停留在虚空的境界中，就好比是独自挑线绷，一个人绕线团，“缠一种绵”。外在无形，内心精骛八极。我好像跟随我写下的文字，走过了千山万水，其实我哪儿也没去，我只是坐在电脑前写文章。

2013年，我与《新快报》的编辑一起，无比投入地做出了45期专栏。写，是顺乎自己的心情，先哪篇再哪篇，而专栏如何排列，怎么配图，我也好有一番琢磨。系列文章应该怎么曲折多变，一时情爱，一时惊骇，一时谐趣，一时缱绻，内中有我调控的呼吸与节奏。我每天在家摆阵：须浓淡相宜、张弛有度，又要照应自己的心情，有时还兼顾节令。感谢《新快报》副刊部的编辑王春燕、陈思呈，她们与我心意相通，配合默契，我每周发去文与图，由她们制作成报纸版面，她们做的版实在太美，太雅致了，版式设计也是她们殚精竭虑的心血之作。作为报纸专栏，它们是完美的，堪称艺术品，让我爱不释手，难以割舍。

“聊斋”写到一大半时，我整理出五万字，投给《读库》。由此就引出关于图片的问题。延续“小人书”的风

格，我仍然用连环画来做文章的配图，“聊斋”题材的连环画版本众多，我从网上四处搜索、甄选、下载，但要刊用，下载的图片像素都不够。《读库》的办刊作风，一向是精益求精，尤其制图考究，主编张立宪让我列出这些连环画的书目，说他来想办法，然后他去借到了一批书。“聊斋”在《读库》准备和待用的同时，《小麦的小人书》也正由北京上河卓远文化公司重新设计，精心打造，再版为《浮生旧梦说连环》。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几位连友——山东的韩京安、辽宁的关长青以及北京的飞鸿，鼎力相助，帮忙找“连环”、“聊斋”两个系列的连环画书。各处的书，汇聚到《读库》，由《读库》的编辑扫描、修图、制作。我那组文章题为《我自聊斋来》，刊出在《读库1405》，刊出的时间，恰好也是《浮生旧梦说连环》出厂的时间，正是“两个铁球同时着地”！2014年11月中，《连环》与《读库》如两匹骏马，同时从北京出发，往我这里奔来，并且互相朝对方奔去——事情竟然如此完美呵！比设计的还精确，理想。它们本来就该在一起，这个完美的交汇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命定的彼此奔向。

两本书，同样多的字数，《连环》我写了两年，《聊斋》只写了十个月。但也许实际花的时间差不多，因为写《连

环》的那两年我很少有时间坐到电脑前去，而写《聊斋》我是有时间就坐到电脑前去。《连环》写得轻松自如，几乎每篇都是一挥而就；《聊斋》则较沉重，词斟句酌，反复修改，总觉得不够好。前者凭的是情趣，后者则有巨大的激情推动。写完后两相比较，我似乎觉得还是前者好一些，一气呵成且整体结构、节奏极佳，写到结尾处还保持着向前奔的状态；后者虽较前者深入、深刻，但它既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潜力，又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，到最后，我好像写到了极限，再多写一篇都不可能了。

戏散了，我转身下场。这批文章是个标记，记载下我在2013年的文字水准线。如今，书终于要出版了，依然是交给上河卓远，跟《浮生旧梦说连环》众望所归地出成一套。书在这里了，我则要继续往前走，且看前路上还会碰到什么新题目吧。

2015年5月9—22日

## 目录

|    |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|
| 1  | 自序：赋得惜春词 |
| 1  | 画皮之鬼     |
| 10 | 王者之尊     |
| 19 | 琴心·幽魂    |
| 28 | 君生我未生    |
| 34 | 愿在衣而为领   |
| 41 | 一点胭脂红    |
| 52 | 有核好种梨    |
| 60 | 天上有蟠桃    |
| 67 | 老神仙，自砍柴  |
| 73 | 有狐绥绥     |
| 83 | 小翠是狐仙    |

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91  | 媚与娇     |
| 97  | 情魔之劫    |
| 103 | 阿绣家的杂货铺 |
| 110 | 狐狸都姓胡   |
| 116 | 前世也非假   |
| 124 | 以其人之道   |
| 131 | 细柳英姿    |
| 139 | 谁家的经好念  |
| 146 | 不战而屈人之兵 |
| 152 | 独 行     |
| 158 | 一饭之恩    |
| 164 | 石点头     |
| 171 | 子非鱼     |
| 183 | 汉皋解佩    |
| 190 | 人生若只如初见 |
| 197 | 凡尘·神界   |
| 203 | 百年大梦    |
| 210 | 计白当黑    |